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

東越　周汝登編輯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閲

王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成化癸卯生少陽明十一歲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弗竟二十五歲客山東過闕里謁孔子廟瞻注久之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同侶咸愕眙所言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

父役於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心齋見之痛自責以爲己罪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禮益虔心齋志必爲聖人隨時默自體究證悟有得而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奮臂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手爲整布如故萬人懽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然萬物一體宇宙在我因題於壁日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從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製古衣冠條經搢笏所至與人講授勝

其門曰此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皆之居嘗以經證悟以悟證經發明自得不泥傳註有黃塾師者吉州人聞心齋語詫曰此類吾省撫臺王陽明公之論學心齋亦訝曰有是哉不可不往見之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於父即日登舟舟中夢與陽明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賦二詩為贄由中門入

陽明降階迎之心齋曰昨來夢交拜此亭陽明曰眞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明曰此是他眞處我十年前亦知子來語畢踞上坐時心齋服古冠服手執木簡坐定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嘆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

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為苟從甚善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心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為艮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卻為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也居七日告歸陽明曰何亟也心齋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游乎陽明曰孟軻寄寡母居鄒游學於魯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逮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心齋對曰然父命不

敢後也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心齋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天旱族長老曰試禱雨得應信天可動也心齋秉虔籲天雨下如注遂得父命而行過金陵至太學前六館士覩心齋冠服異常環聚問六經大旨心齋曰吾治總經性事此心耳大司成汪某延入與語見而疑其異乃問曰古言無所乖戾云何曰公何不問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戾汪公敬而憚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丁外艱家居

四方來學者日衆心齋至越爲調度館穀以之而鼓舞開導其間然猶以未能遍及天下一日入告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既辭歸製一蒲輪沿途聚講直抵京師爲書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阻之乃止時陽明論學與晦菴頗抵牾世方非詆而心齋復講論勸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益異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乃促之歸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

出門外心齋長跪街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嘆改過之勇自是日依侍陽明益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丁亥陽明起赴兩廣之命心齋集同門講於會稽書院明年戊子陽明卒於師心齋迎喪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家開門受徒遠近皆至嘉靖己亥心齋遘微疾吉水羅文恭洪先造心齋廬林子仁春率同郡

諸生畢集以心齋不能出就榻前論證明年心
齋卒年五十八心齋自童不媚文義亡所著述
乃其深造自得則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心齋曾
兩畫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人謂以一華
門儒生功侔宰相心齋之學豈窒於用者總漕
都御史劉節鹽法御史吳悌皆特　疏薦聞內
閣趙文肅貞吉曾　疏請求用眞儒意實在心
齋俱格不報趙文肅曰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
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

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俞文德入山習靜書抵之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此至簡

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不然則恐所爲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辟乎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

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徐子直來學先生一夕步月下指星文與語子直應對間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出游至小渠邉先生躍過顧謂子直曰汝亦放輕快些子直持益謹若遺一物既子直悟嘆曰從前喜負此翁爲某費却許多精神 王汝貞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斲木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歐陽南野嘗講致

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甬野延先生
連榻數宵究竟斯旨以日用見在指點之自是
相契．黃洛村常講不欺先生曰兄欺多矣洛
村愕然請示先生曰方對食時客及門辭不在
非欺乎洛村謝過先生笑曰通變而宜此豈爲
欺乎　董燧來學一日瞑目趺坐先生臨其傍
不覺撫其背曰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燧醒起
豁然　一友與論簡易之道友曰仁者先難而
後獲斯其旨何也曰此是對樊遲語若對顏淵

便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却何等簡易

或問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某之仕也或謂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某何敢隱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羅念菴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為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　良知在亰昕然自足不須人為立意做作知此者謂之

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脩此者謂之脩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所謂眞實二字見切實功夫但

其閒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眞實而眞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知是事更無事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動之卽中隨感而應而應之卽神率眞而行又何惑之有　戒愼恐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愼有所

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
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
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
欲　纔着意便是私心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
故僞字從人從爲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
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
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
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眞樂直與天地
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

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眞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嘗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門人問志伊學顏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

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

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論正己物正曰此是吾人歸宿處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

天下之故聖人以此脩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在手自汝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行有不得者皆反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

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問天理良知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人以爲異者以所見各自以爲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爲是而以稱字者爲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爲是而以稱名者爲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撑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著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

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六陽從地起故經[illegible]之
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　有不諒先生之言
謂先生自立門戶先生聞而嘆曰某於先師受
罔極恩學術所係敢不究心以報　大成歌寄
贈羅念菴洪先過訪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
見為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之
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為善誰同之堯舜之為
乃如此芻蕘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
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

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眞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樂學歌）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示

學者能無爲兮無弗爲能無知兮無弗知知此道兮誰弗爲爲此道兮誰復知　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

黃弘綱

黃弘綱字[illegible]號洛村江西雩縣人　武廟末年陽明王公以節鉞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學不倦洛村時已舉於鄉借計歸往謁而聽之凡三日忽悟心理合一之旨始信聖人可學而

至遂以所聞告其友何善山管義泉相率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共執贄師事焉其論學有曰自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　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矣腐神奇同爲元氣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　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
本也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皆言乎未發
則體道之功似不專於歸寂而已也故子思
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爲功者也　或疑慈湖
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爲著
意恐未盡慈湖精於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
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紀中云云慈湖之
用力精且密矣明道先生云必有事焉而勿正
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善用其力者固若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至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於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患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見其喋喋於此也遂謂其未嘗用力焉恐未盡慈湖意也　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即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粗上下一以貫之者也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illegible]

著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爲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王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爲二矣　綱往歲讀先師書看惑而未通處鄙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巳惑所從來或是

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散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與謝子登雞鳴之山商確古學曰太古無為中古無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

至道由無私而游無為乎謝子曰否古道遼邈矣詎從而觀之詎從而游之曰子不見耳目口鼻視聽言臭乎夫今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猶古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吾何疑焉則吾心之於是非誠僞無古今之殊也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則又何爽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無私吾心無為而奚觀乎而奚游乎苟有志於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

將無往而非古也已先師之教致良知盡之矣當時聞者莫不凜然痛省於支離之外而得其易簡之要至於今日固當磨礱括羽之得於自信矣然猶或擬議依違於端緒底裡微着小大之義者焉夫所謂良知者端緒底裡微着小大之義一而已矣析之則離合之則贅渾然天成而燦然條理無容擬議依違於其間使於端緒底裡微着小大之義而妄擬議依違於其間非所謂毫釐而千里乎蓋先師之學雖頓悟於

苟免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變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某爲四川副使兵備建昌或曰茲行何遠而勞已而調山東或曰近且逸矣曰不然責望於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已者謂之近較計於遠近者謂之勞相忘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苟有以盡吾心遠近勞逸吾何擇焉吾惟盡吾之心而已矣夫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心

有不盡焉是謂二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來皆足以動其中其去道遠矣世之人徒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顧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學求盡吾心之外無餘學也盡吾心之學以事親非有擇於孝也盡吾心之學以事君非有擇於忠也是故建昌不爲遠且勞山東不爲近且逸皆盡心之地也何擇焉

（贈友歸連城次歸去辭）歸連城兮行藏在我胡不歸誰謂道者盍慕而年華之可

悲想淵明其先得期衛武之可追謝仲淹之少樂諒伯玉之前非嗟叔季之學術但彷彿其堂衣遡聖傳之的確自道心之惟微惟我夫子解此奔馳顧予小子李君同門長少殊方肝膈乃存耶溪半餉禹穴一尊近依稀乎點狂終希慕乎子類求在我以自得必知止而後安悟良知之一竅破世路之多關邇日月之貞明繼天地之大觀夢已絕於三顧丹自成而九還飽藜羹而厭飫耳泉石之盤桓歸去來兮借蓮冠而春

游孝斯文之在茲元具足而何求熹僂睫之末
盲嘆旁搜之可憂鄉人問予以何故非前日之
西疇越南之亶冀北之無徒勞苦以窮年終老
死於一丘木有根而必茂水有源而必流謝多
岐之逐逐得吾心之休休歸去哉萬物皆備於
我矣奚以形迹為去留盍歸乎茫茫非所之蒼
生苟有福三代信可期山我樵而海我釣婦我
餘蔬兒我耔玩乾乾之義易喙關雎之周詩信
良知之可樂我卽天地復何疑

何泰

何泰字廷仁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江西雩縣人陽明弟子以陽明十四歲為諸生時同邑貢洛村以所聞陽明之旨盡告之善山曰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於後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於管義泉義泉曰然則然矣恐不利舉業家貧親老奈何洛村曰嘗質之師道也藝在其中矣道猶根株藝特枝葉耳於是同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

又相率趨南康執贄焉是時善山有繼母之喪斬然以衰麻見陽明曰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善山既聞一體之學得良知之旨友朋中更篤於切磋四方同志來謁陽明者咸咨請於善山善山不喜佔俾雖在膠庠蘄蘄欲脫去然每試輒居上等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右於南浦在越則左右於越陽明既沒辛丑始謁選爲令得新會喜曰茲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寐今始及門

至則掃祠宇召諸生爲期而會設條而教久之環祠門而聽者踵相接也乙巳歷南工王事辛亥卒其論學語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訖從而誠若果無情訖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徙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爲無意豈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

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日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日欲無意只是影響　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安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眞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豈眞無定守耶

後世儒者不能以至聖人其毫釐之差只一此使身真知即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得終身在此心合下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途同歸一致百慮而已

湖襄天下之衝也貨利聲妓雜居劉子蒙禽耻同其俗擇地靜幽結廬以自脩焉或曰劉子其知所脩也乎遠其色無蔽其明放其聲無擾其聰棄其智無亂其思守其默無疚其中劉子其知靜也乎善山子曰是脩也殆非劉

子所謂靜者歟使必盡絕外誘而後謂之能靜
則劉子目將絕天下之色然後謂能養明耳將
絕天下之聲然後謂能養聰口將絕天下之言
然後謂能養中心將絕天下之感然後謂能養
饜若是劉子巳有目矣焉能使不辨色巳有耳
矣焉能使不辨聲巳有口與心矣焉能使之專
默而無感也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總劉子閉
之幽室求欲無覩蓋巳覩無覩矣求欲無聞蓋
巳聞無聞矣求欲無言無感蓋巳言無言感無

感矣於是而求靜也可得乎曰然則將任其然之所之而後謂之靜歟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良知而已矣知至則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不中動無不敬是知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固謂之動耳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固謂之靜耳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

動定靜定庶矣乎　所論箇中擬議差毫髮就裡光明障幾重肯信良知無適莫何須事後費磨礱即此知直造先天夫本來面目豈特無容擬議雖光明亦何所有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則凡從前着意尋求要皆敲門瓦礫耳門開則瓦礫誠無所施雖然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戸瓦礫色色具列而不能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而無擬議適還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致知雖爲衆人設法在聖人惟精殆亦不廢不

子嘗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焉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豈孔子之爲我欺往往上

達不離下學中得之然則磨礱改過正見聖人

潔淨精微　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執

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主意是箇真心隨所

處皆是矣若主意是箇私心縱揀好事爲之邪

皆非矣譬如戲謔也是不好事但本根是箇與

人爲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

是真心但本根是箇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

溫凊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悦順之則裕眞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嘉虛玄之說厭敬確之行者樂混墨之趣意各有所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爲鮮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時動於客氣梏於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即已翻覆覩而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山川草木雞犬椅卓若無相干也自不

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必即平其心是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雞犬樹卓山川草木亦無有不好眞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　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物理則良知無從可

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日常感要之感而順應
者皆爲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
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恒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
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
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下便了於
此可見　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
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
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
今之學者要皆半路脩行者也習異

無病況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要亦為精一實學耳　所議老師行事一節恒愧不能虛心體究惟務解釋却有許多附會執泥之說大抵學不可以有拘事豈能免於無過古之君子過則改之更則仰之過容何傷如大舜聖人過猶不免使果無之則虞廷吁咈禹與皋陶又奚用於諫乎其下如成湯聖敬日躋猶稱改過不吝今僕於師只欲以無過稱之是不以古之聖人望其師只欲以今

之君子尊之是豈真知乎師也哉要之毀譽得喪不能自忘其情乃爾雖然君子固不能離於形迹而亦不可專以迹泥也若盡以形迹律之則舜與成湯誠不能以無議矣愚意今日論學只當辨良知本領果與愼獨工夫同與不同不當論其行事標末律之古人出處異與不異使其本領既同而行事或過自可速改而進誠明之域使其本領已失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聞道之嘆

此皆今日膏肓宜精辨但慨不能以此切磨
却汲汲為師解釋無過僕豈不誠遂過之小人
矣乎　謂近來勉强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
放下如此此夫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恐
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嘗掛根雖欲放下却不能
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
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而子
明又真切方法乎謂此外更無方矣

徐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為諸生時即知事性命之學其為舉子業不拘時態意之所至發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部曹臬藩嘉靖壬子觧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濵那夷蒐立奉 命聲討波石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象衝突遂遇害死之 詔贈官録廕其子其論學語曰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

自無不知不能者是之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幾則其爲學亦出於念慮憶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豈天命之謂乎則其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以餙名而誇好善持念以藏機而謂改過是亞顏子之所謂已而必克之者而學者據此以爲學何其汗漫也哉且以天命之體夫豈難知人之視聽言動天然感應不容思議是則乾易坤簡此而非天將何委哉

特人不能即此無聲無臭之眞深造而自得何
也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牽纏於後儒支離之習
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
我者爲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學道者自
學而已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
外乎幸此而自知而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
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
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幸
性眞一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

其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旣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　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綱紀宇宙者

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道也夫道一而已矣人之得一也而靈是靈也則性也以生理名則天也以普傳名則心也以主宰名則人也以色象名則萬物也以變見之迹名會之曰道宗之曰一世之知萬物皆我也而不知曰我者二也世之知性心謂道也而不知靈外無我我外無性心也惟得其一而宇宙之道備矣故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陸氏曰心爲宇宙其知言者也

夫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夫地之間則倫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得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夫君子志立則自得自得者自覺而已覺幽見眞故名爲得得實何有斯可與適道矣適道者志卽道也道卽適也知一焉已矣孟子曰不慮而

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即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

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暇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為知念慮追責為學規矩模倣為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沒

所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居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所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自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何一入聲臭即是意念是已私也人為也轉展苦而益勞是作拙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

天者謂其不自悟故曰蠢動能孝之者動靜食息已是眞知眞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能自信天命之眞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允執之矣顏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程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而後有定　夫六合也者心之郛郭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

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測而窮也而曰誠之
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失此曰自暴此者惟
幾惟微巧在自覺而已此知之體中虛無朕曰
中感應中節曰和舉此而詔之於人曰傳人
而自契曰悟不差毫釐曰巧甚矣夫巧之不能
喻於人也盖其指識曰心名欲爲情似是而非
背道而馳吾固不知其爲吾也已矣萬物何與
也哉是以在禹皐陶則見而知之是見而不知
者亦衆矣在湯文武則聞而知之是聞而不知

者亦衆矣夫道也者性也謂人而無性可乎聖人者人之聰明也謂人不皆聰明可乎人不自滅其性而不自作其聰明其誰不聖人乎是本無難知者也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

聖學惟無欺夫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

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參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即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爲能聰明睿知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知是已此即一覺知者也視聽寤寐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

不肖者日用此體也矣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賢智者不知日用是天則也而有照覺是又不能澄然無事實過用其心而作於僞矣君子之道所以鮮能也回黜聰明而仰鑽瞻忽蓋知入道必求依乎中庸所以得即永得故曰得一善而勿失之矣　疑吾道特足以經政撫嗤爾不知盡以性立命之奧將謂二氏有密教也爾不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處

闢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即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　夫人之所以爲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聰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

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是故惟君子也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率性而行者也焉往而非道哉不有伊周又誰覺天下未覺之先又誰其不執夢想以爲眞哉釋夢去想則無所事矣惟覺則眞妄則未覺也未覺又以何者爲眞乎雖然眞性不以妄而或泯也誰其無恍然之一覺哉百姓其玩而不察惟其不察故無自悟之門矣孟子指怵惕之心於乍見入井之頃即伊尹覺天下之心也　孔正

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即萬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

盡心則萬物備於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自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覩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即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謂而

嘆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評

而指其近　問志道懇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識爲累故有此病知學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即覺而惻隱羞惡不能自已者也未知者但意識耳勤懇之念作疑討功雜出於思如何會循循

問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學者無師承怎便會悟徹此心既未徹種種障蔽矣止於太

快之疑　問宋朝惡忌伯淳以其不理會事只是理會學如何曰知外無學事外無知旣曰理會學則日用皆著察之功無非事者安得有事學之分　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

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

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一也　問朱子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三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眞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　問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不是兩般事此理何如曰愛親敬長者性也卽神明之感而通者也焉有兩般事自行於人者有至與不至故必曰至則通於神明　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

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如何是尊如何是不務莫認講求作談天說地也　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訖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　問

南軒答胡直夫書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恐欠真切曰有欲此念也無欲亦此念也覺與不覺耳蓋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即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　問伊川謂動見天地之心如何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又着剩語如學果自得莫非是心何動何靜何見何不見不自得皆空言也何從而見　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別嫌明微乃

時措妙用若此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　問理性命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問至誠如神曰如神者如吾靈明之本性也故曰民愚而神

聖學宗傳卷之十六終